

我在 屋邨长大

杨学德 著

◆ 在走廊上烧老鼠的顽童、
密麻麻地竖立在天台上的电线杆、
像鸡笼般的住宅单位、
扰攘的街市、
穿胶花的一家人……
香港九龙半岛小山岗上的
屋邨聚集地，
安置了大量的低收入人士，
漫画家重构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公共屋邨，
一个孩童的少年成长记忆。



我在 屋邨长大

杨学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在屋邨长大 / 杨学德著.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6
ISBN 978-7-108-04512-6

I. ①我… II. ①杨… III. ①漫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1797 号

责任编辑 李钰洁

装帧设计 范晔文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mm×1092 mm 1/16 印张 9.25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本作品著作权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正式授权,出版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本。

/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我在 屋邨长大

杨学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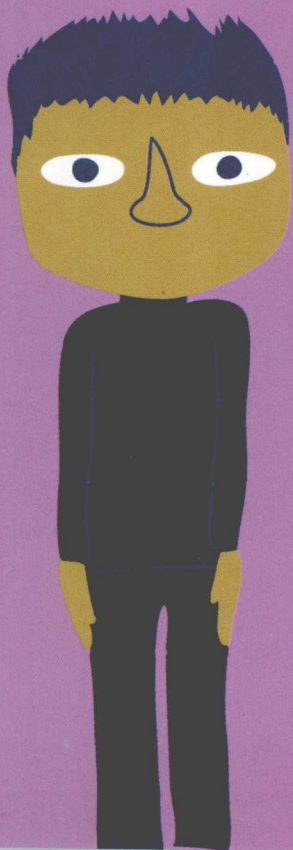
智海序

4

曾经为了搜罗市面硕果仅存的《我在屋邨长大》(原名为《锦绣蓝田》),我跑了香港九龙多家可能会售卖本书的书店,看见多少本就买下多少本,发现卖光了就请店主入货,最后甚至直接向发行商查询,真的一本都没有了。结果我一共买了十几本,为的是送给好些爱书的朋友,以及送给阿德自己保存,因为阿德心肠软,经常把书送给素未谋面、哪怕是不怀好意的陌生人,害他自己一本也没有了,也害他身边的朋友常常为他忧心,现在甚至后悔没有在我送他那本《我在屋邨长大》上题字说:“阿德,这是你的书,不要再送给别人啦!”

重要的是,《我在屋邨长大》是阿德第一部个人作品集。就像许许多多作者的处女作一样,它迸发出作者有生以来积聚的所有爆炸力,倾力一泻,无可收复。这是一场色彩的、技艺的、记忆力的、黑色幽默的不计后果的赌注,展现出像你像我的蚁民的无可选择的生活下的无力感,以及惊人的生命力。好像他的潮州爷爷,不要跟他说什么有机营养素食,光吃致癌的腌制食品都可吃得长命百岁,仿佛在说,我贱命一条,死不了!阿德笔下人物对时代变迁嗤之以鼻的幽默感,既是他回忆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赋予读者某种生存力量的手段。

《我在屋邨长大》的重版,意味一切正在重复。不只蓝田,还有湾仔,还有官塘,还有许许多多推土机铁臂前不



假思索地被夷平的地方，我们将陆陆续续失去生活和记忆的据点。阿德却以他过人的观察力和记忆力，重构整个年代的面孔：执拗的长辈、恃强凌弱的臭飞、缝衣养家的母亲、吃尽珍馐的呆子……主角当然还不只这班“小混混”——猪血腥，鸡屎臭，嘴边叼一支烟，咸菜酸湿，香肉艳浓，神灶冷鸡烧酒，家常小炒街头杂吃，蚊香水气混于一室……气味之于回忆，细节无处不在而且牢不可破。或者也因为阿德记忆力太强了，使他成为一个始终悲观的人；回顾我们处身的当下，恐怕只剩下冰冷的空调，或呛人的汽车废气两种单调的味道了，蓝田最终剩下一片蓝，和蓝色的况味。

香港漫画过去多偏重虚构性的故事，即使有与时代现实正面交锋的作品，也以短篇小说居多，鲜有像《我在屋邨长大》般达到震撼人心的力量和厚度。就算阿德不是第一位漫画家做过这种尝试，也肯定是第一位能以这般极端纯化的技艺和书写魅力去画漫画的人。因为《我在屋邨长大》，香港的漫画史正在经历一场质的改变。

潘国灵序

6

关于屋邨，我“记得”LMF未红时唱的《屋邨仔》；我“记得”陈果《香港制造》里拍得俨如一个鸟笼的井字型屋邨；我“记得”样衰阿阔游走于街头巷尾的彩虹邨，我“记得”连国际主题杂志《Colors》也拿彩虹做过一期专题；我“记得”保安局长剪头发的坪石邨，我“记得”《屋邨难忘》、《公屋丑闻》和新近看过的《牛头角·两小妹》等书，我“记得”人家说过七十年代屋邨在晚饭时间家家户户便会同一时间响起《亲情》的主题曲，那么，一座屋邨就是一个最大型的八音盒了……

关于屋邨，我记得小时候新年到亲戚的屋邨家拜年时的新奇——怎么走廊很长很长很暗很暗九曲十三弯的（我小时候家住一梯两户的政府宿舍），印象中好像还有街坊在走廊一角打麻将，孩子在走廊上踏单车，以公众空间换作私人空间。

关于屋邨，我记得我后来也搬进去了，十五岁时，住了不多不少的四年。搬进去，是因为父亲提早退休，而公务员不用轮候等待，“快过打针”。由政府宿舍地址转至屋邨地址，我忽然间不想给同学知道（同学中有钱子弟多的是）。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很有问题的阶级意识。香港的住屋原来有一个等级：半山区、私人楼、居屋、屋邨、廉租屋、板间房、徙置区……

关于屋邨，我记得我住过的是八十年代新市镇的丫字



型。附近有体育馆，走不远有城市广场。呀，我后来才知道，我原来是政府庞大的新市镇发展计划里的软件。

屋邨日子的提早腰斩，缘于母亲一次在电梯内被劫。母亲颇受惊吓，不多久，就决定咬紧牙关买房，而这时楼价还未进入疯狂飙升的泡沫年代。或者，应该庆幸母亲有此一“劫”，不迟也不早……

“记得”与记得不同。“记得”是我看过的听过的，人家告诉我的。记得，是亲身经历过的，所以记得。

阿德在屋邨长大，他在屋邨的日子比我长，而且在孩童成长岁月，印象一定比我深刻。他选择1979年一个暑假里的屋邨生活，将它描绘出来。这一年暑假，我想对他一定是很特别的。他住的蓝田一个屋邨，现已不复存在，他没有很多旧照，但凭印象可以画出屋邨外的巴士站、学校、小山丘、废车场等一景一物，视觉感特别强的漫画家脑袋可能真的有特殊结构。但他描述的屋邨并不完全写实，在写实之上，透过小孩子的眼睛看察世事，涂上了一抹幻想色彩。你可以在图画中发现点点的超现实元素，当然，阿德特强的色彩风格更不用说了。阿德要做的并不是什么 comic journalism（事实上有没有这个字我也不知道，要请教智海了）。他要画的，是一页一页的私人屋邨成长回忆录，以屋邨的实感盛载私人的故事，娓娓道来一个现实童话。

屋邨的“邨”字，中文输入是“打”不到的，可见屋邨绝对是香港地地道道的产物。要印出来的话，要“造字”。不少人曾以文字为屋邨“造字”，漫画家则以图画“造”像。阿德为他的屋邨故事做了象形图像，而这类作品，在香港是极少见的。

如果，《屋邨仔》里的九反屋邨是黑色的，《香港制造》里的屋邨是灰色的，样衰阿阔的彩虹邨是彩虹色的，《屋邨难忘》是暖色的，《公屋丑闻》是污色的，《牛头角·两小妹》是成长的嫩绿色的，阿德的《我在屋邨长大》则是表层缤纷，内层带点阴郁的色调。阴郁，因为已经失落——一座屋邨，连带一个年头的人事情怀。

自序

《我在屋邨长大》刚出版的时候，怎会想到它有再版的可能，更不会想到，后来出了法文版及今天即将出版简体版。在这个不利于从事创作的城市里生活，花了一整年不去工作，耗尽积蓄，闭门对着计算机每天在“鬼画符”，最少会惹得妈妈及税局不高兴。为的是要偿自己一个心愿；每当画商业插画时，遇上那些坏品味的客户，不断地对你的作品诸多挑剔：“那双眼睛要有神、那个笑容要亲切……”

我相信每位从事插画工作的朋友，必定曾跟我一样发过誓，早晚要画自己真正想画的东西，不要再为什么客户出卖自己的兴趣，虽然这个客户是来自跨国企业……好吧，我暂时还继续绘画，但终有一天要达成心愿。可能我一直没有得到跨国企业的客户垂青，所以能够从容地还愿，过把瘾再饿死也算条好汉，兄弟们我先走一步。

不顾妈妈和税局的感受，我过着精神上的奢侈生活，就是不用再花精神去面对任何人，除了自己。每天浸泡在回忆之中，就算自己的过去毫不曲折离奇亦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跟很大部分的香港人一样在公共屋邨里成长、生活，只是我对从前的生活环境，仍记得清楚，还能够画出来。

成书了，愿还了，解了心中的渴，却医不了肚里的饿，这些年来我记不清楚是怎样熬过来的，每每在饿死边缘又遇到一些机会，让自己找到继续发梦的借口，画自己想画的东西。

当然亦因为找到良伴一起上路，路难行也有人扶持，路漫漫也有明灯指引；然后是有幸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加入志同道合的好团队，遇上创作生命上的好拍档，一起发漫画的烧，继而获得出版社来之不易的认同，使得这部作品得到重生，更令人期待的是随后其他同志们的优秀作品。

杨学德



目录:

智海序 P.4

自序 P.8

刘莉莉

潘国灵序 P.6

日落时分 P.31

总站 P.43

蓝田这地方 P.13



后语 P.138

致谢辞 P.142

然后 然后 P.125

风眼中 P.107

风满楼 P.79

活在三十平方英尺中 P.59

地理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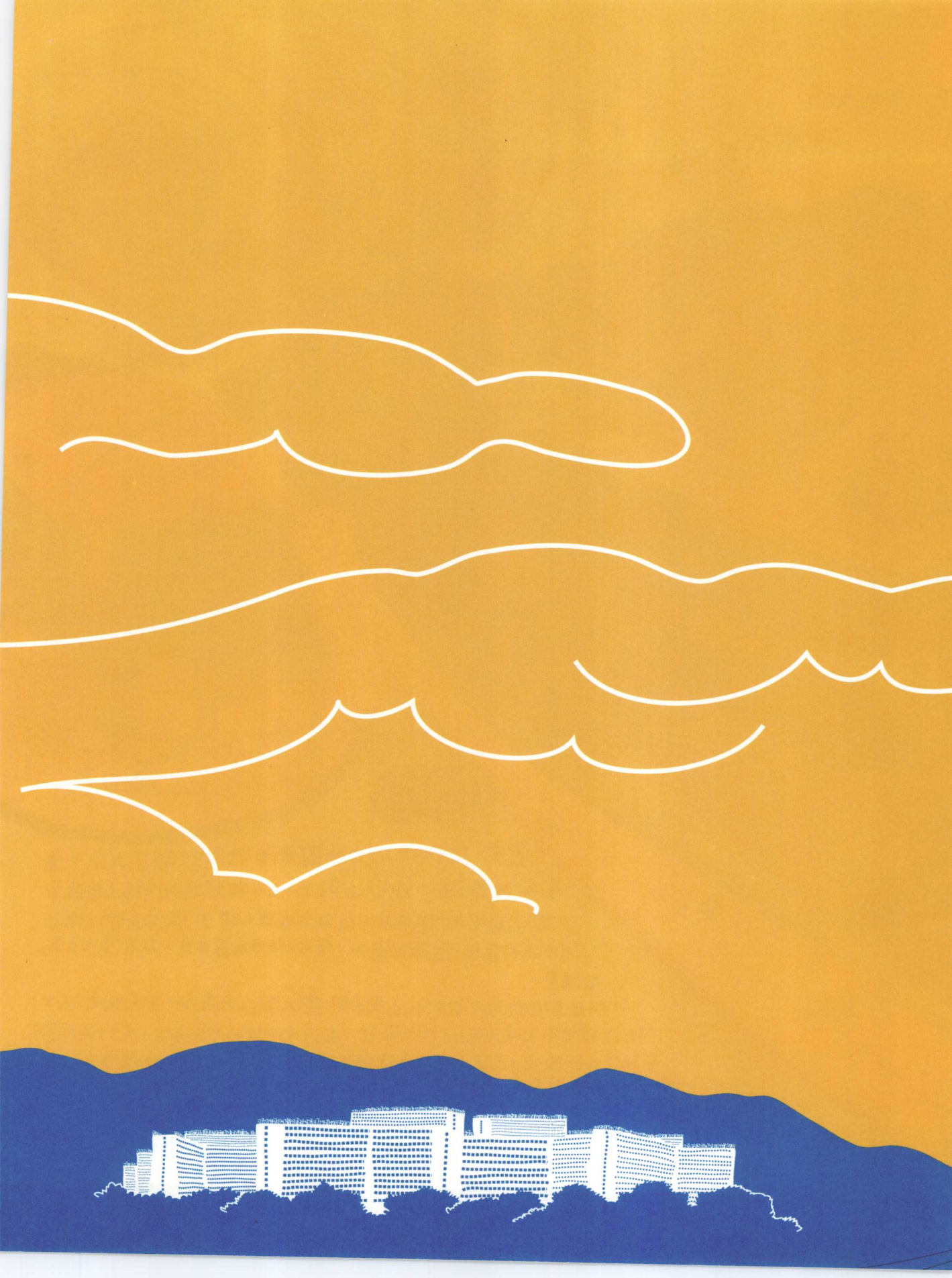
简介

蓝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半岛东南部沿海一处小山冈上。古人发现这地方的土质盐分太高，只适合种植咸禾，故取名咸田；碍于「咸」字在粤语说法上有不雅的意思，遂改称蓝田，借用自陕西省蓝田县，取其「蓝田生玉」之瑞意。

当初殖民地政府在这片「小山」上辟建「大型」公共屋邨，安置低收入人士，被迁徙者不知有没有上当的感觉，在这片蓝田找不到美玉，咸的泥土也不可以拿来拌饭吃，却又无气力再造殖民地政府的反，唯有对外宣布自此安居乐业，甘于化身为廉价劳动力，推动殖民地经济起飞。

经济起飞了，廉价劳动力也随着被「飞」。所幸的是下一代真的飞得起，找到更舒适的安乐窝，屋邨倒没有随之萧条，有大量新移民填补，只是廉价屋易破，维修不划算，旧蓝田邨只存在了三十多个寒暑，便给拆卸重建了。新的邨住新的人，自有新的故事。





蓝田这地方

破车壳、旧轮胎、
汽油迹、烧焊味，
山谷给搞得一片狼藉，
应该会有点不高兴。



列

车来到半岛的东南角就迫不得已地停下来，没法前行了。还得待几年之后，通往对岸的列车线才给打造出来。

它煞停的状态很突然，像停在一个断肢的边缘，总令人担心列车会不会煞车不及而直冲下去。

继续往前走，

四周的建筑物已不像之前那样的密集，

地势亦比较崎岖。小山丘上一列排开如「模子制」出来的住宅楼宇，远看像一排排横躺着的墓碑……或许应该看成是一个个糖果盒子。

